甄正論卷下

大白馬寺僧玄嶷撰　集

公子曰先生縱談天之辯震擲地之音息吻所詮寒谷湛其春露勵言所被湯池結其冬氷以僕爝火之末光對曦景之曆曜自可銷聲疊足喻氣鍛眉沉疑未祛仍希妙擇但靈寶所詮咸歸偽妄老子事跡應不虛誣河上公者神仙之人也昔漢孝文皇帝之時結草為菴居河之濱文帝好道德之經勑王公卿相及二千石咸令習讀老經有數句不解帝莫能通之有人言河上公常習讀老經或可解之帝乃遣使賷所不了義句令問河上公公荅曰道尊德貴不可遥問帝於是親幸河上詢問所疑河上公見帝抗首高據而坐帝甚恠之乃謂公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朕能令人死生富貴公雖德重何乃自高乎河上公乃撫掌大笑躍於虛空去地數丈坐五色雲氣之上下顧帝曰余上不至天下不及地中不累人

陛下焉能使我富貴貧賤耶帝方悟
是神人乃下輦再拜而謝曰朕以不
德忝統先業兢兢誡慎常恐廢隊志
性愚昧不識聖人稽首引過公乃授
帝素書二卷謂帝曰熟讀此書所疑自
解吾注此書以来經今千七百餘年
凡傳三人兼子四矣勿傳非其人言
訖失公所在據此靈跡非聖而誰識
者以為文帝篤信精至誠感冥徹老
君使此神人授文帝道德章句帝既
受訖公乃晦影返真歸乎上方此之
神異炳然顯著豈亦謬焉
先生曰子之此言更成虛妄道聽途
說焉足可憑子向所論乃是葛玄作
老經序偽飾此詞誑惑江左固循不
悟今子疑焉竊據漢書帝紀凡有行
幸無不載錄至如甘泉宮去京百餘
里帝每行幸咸悉書之又景帝時吳
楚七國反為太后在東宮帝時徃諮
詢尚書云帝來往東宮閒又武帝幸
五祚宮及幸河東祀后土史並書之
案道士成玄英撰老經疏云河上公
在陝州城南三里比於五祚甘泉河

宋東

東遠數倍何因漢書不言況河上公躡坐虛空乘御雲氣授書於帝弘明道德比於郊祀神光及李夫人之事此為盛烈希而不録未有斯理又河上公云吾注此書千七百年者此言又妄察周成王伐淮夷之後始制井田之法王畿千里出革車万乘天子万乘起自成王成王以前無万乘之制擾成王在位通周公攝政共有三十七年至赧王為秦昭襄王所滅㧾八百六十年秦自昭襄至子嬰合五十年為項羽所滅漢高皇帝在位一十二年惠帝在位七年呂太后攝位八年文帝在位二十三年自成王至文帝末年都有九百三十二年案老經云如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則明老子當說此經合在成王之後但經為注本注以釋經經尚未有注何先述千七百年此又虛也又河上公自注老經云舜陶河濱周公下白屋明此注語全在周公之後千七百歲重益虛誣事跡既爲感應豈實晦影之說妄談返眞之言何鷂

公子曰史冊不載誠亦難憑以愚管
窺致茲迷惑老荘之教其来以久道
士之号非秖于今觀宇尊容肅設斯
在星冠月帔雲褐霓裳目驗可知豈
搖虛也
先生曰老荘之教余豈毀耶此擬佛
經義理全别論善也則同途而各騖
語宗也則異軌而分駈老教旨在於
雌柔佛法事明於因果二軸七篇之
奥義忘得喪於齊物之塲八万四千
之法門契寂滅於涅槃之境修身理
國之要道德之經具明捨凡證聖之
果般若之文逈顯至如遣執破境息
智忘身老經非無其語於行靡立其
宗所修唯在人間極果纔登壽考佛
之為教應物逗緣隨類分門因機啓
行自近之遠從淺階深起一念心證
真如果顯如天地明同日月麁文淳
闇似若相參妙理淺研皎然全異又
子云道士之号非秖于今者亦何謬
哉自開闢以来至于晉末元無戴斑
縠之冠被黄彩之帔立天尊之像習
靈寶之經稱為道士者矣所号道士者

天童

則廣成務光巢由洧棘之輩脫落時
代輕徵王侯與俗不群高尚其志次
有遺樂冠冕締賞林泉歌詠以自
娛調素琴而取逸末代則有性好脫
練志右術數咸稱道士跡雖異俗衣
無別制漢明帝時佛法被於中夏至
吳赤烏年術人葛玄上書吳主孫權
云佛法是西域之典中國先有道教
請弘其法始創置一館此今觀之濫
觴也葛玄又偽造道經自稱太極左
仙公目所造經云仙公請問經宋文
明等更增其法造九等齋儀七部科
錄修朝礼上香之文行道壇纂服之
式衣服冠履之制跪拜折旋之容行
其道者始斷婚娶禁葷辛又偽造靈
寶等經數千卷後陸修靜更立衣服
之号月帔星巾霓裳霞袖九光寶蓋
十絕靈幡於此著矣至梁武帝初年
為修靜所惑曾致遵奉後悟非是究
竟之法親製捨道之文見在梁武集
內後修靜出奔北齊其時丹陽陶弘
景性多博識聰睿過人身為道士居
于茅山之朱陽静退無為不交時事
甄章卞　華五城集

時号貞白先生又号陶隱居多所著
述並行于代躬衣道服心敬佛法於
所居地起塔同佛容像親自供香号
曰勝力菩薩其塔見在茅山朱陽觀
中于今不為鳥雀所汚弘景重制冠
服改館為觀行黃帝老子之教惡靈
寶法為邪而不行手著論以非之弘
景深為梁武所器尚頻徵命仕確乎
不拔并述詩以贈武帝並入於集事
跡昭顯光乎梁史子何惑之
公子曰既聞先生此説心開意悟革
識遷迷如披樂廣之天似廓張超之
霧避席起下拜首而謝曰僕久沉俗
網罕悟真筌耳滞黃花之音志昏白
雪之奏雖則屢承妙釋方乃重結深疑
形智聾盲一至於此幸蒙南指今從
我蘇靈寶天尊虛妄若是至於經教
莫不為修乃所謬妄咸請垂誨希會
膏肓永袪沉痼先生怡然而對曰子
今悟矣亦且暮而得復坐有疑便問
余為子一一論之
公子曰佛教之内有僧尼兩衆道法
之中有道士女官二流彼此相望咸

儀備具准佛律僧受二百五十戒尼
受五百戒令道士女官所受法籙一
槩齊等更無增減俱受十戒真文上
清之法并受符籙之事未知此法何
人所傳
先生曰道士女官元無戒律還竊佛
家十戒以充彼法真文上清咸以絹
素為之其中畫作符圖及書玉字其
真文揔有三法一曰八景畫為日月星
辰之象二曰五老畫作五老之神三
曰五岳畫為五岳山狀三本各得受
用不要揔受上清者其中書上清天
中官位及符圖等初受十戒次受真
文後受上清其法具矣籙者其數甚
多不可備說略而詳之有千五百將
軍三五大將軍等籙受此籙者然可行
符禁章醮之事佛以尼是女人性多
染愛隨機制法故倍多於僧道家法籙
凡人妄造既不識根性所以道士女
官更無差異此等之法並是張道陵
為作其事
公子曰老子既不說此定為何感道
法先無戒律道士不娶妻憑何典說

宋軆

先生曰道家無律禁婬欲之事今道
士等不婚娶者學僧為之一無憑據
故隋嵩陽觀道士李播上表云准道
法道士無禁婚娶之條道士等咸請
取妻妾其表見在李播集中
公子曰教無禁欲之科娶妻豈爽於
教李播此請誠合其宜且道教所宗
宗於老子老子仕周後適西域竟無
出家斷婚之跡道士今日出家遵誰
之教
先生曰出家之法基於西域釋迦棄
儲后之貴位捨妃嬪之愛戀出家修
道六年苦行一朝成佛成佛之後方
度憍陳如等此土元無出家之兆老
子本自有妻仕周為吏去周西邁身
是俗人本无捨妻室易衣服出家之
狀故老子之子名宗宗之子名瑕仕魏
封段干後為漢膠東王太傅各有列
傳又老經云子孫祭祀不輟此論依教
修行則息亂繁盛代代不絕故云不
輟豈令斷欲耶道士今日出家本學佛
教更無別據
公子曰雖學佛法出家本宗自無此

教老子不禁婚娶經文又說子孫今
日縱學佛宗識者詳肯依信盜鍾掩
耳豈杜他聞妄立天尊跡先彰露為
造經教又已表明靈寶文明等修餘
經何人所作伏請詳辯冀悉根源
先生曰道經除道德二篇西昇一卷
又有黃庭內景之論自餘諸經咸是為
修又有太平經一百八十卷是蜀人
于吉所造此人善避形迹不甚苦錄
佛經多說帝王理國之法陰陽生化
等事皆編甲子為其部袟又太清上
清等經皆述飛鍊黃白藥石等法至
如本際五卷乃是隋道士劉進喜造
道士李仲卿續成十卷並模寫佛經
潛偷罪福攝架因果參乱佛法自唐
以來即有益州道士黎興澧州道士
方長共造海空經十卷道士李榮又
造洗浴經以對温室道士劉無待又
造大獻經以擬盂蘭盆并造九幽經
將類罪福報應自餘非大部袟為者
不可勝計豈若釋迦大聖獨擅法王
施化西國聲流東夏案列禦寇書云
商太宰問於孔子曰三王聖者與孔

宋車

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聖則丘弗知
五帝聖者與孔子曰五帝善用仁義
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與孔子曰
三皇善用時聖則丘弗知太宰驚曰則
孰者為聖孔子曰丘聞之西方有聖
者為聖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蕩
蕩乎民莫得而名焉案宣尼此言與
老子西昇所說略同伯陽仲尼並此
土稱之為聖二人咸知西方有聖人則
明釋迦之道廣矣
公子曰僕幼懷志尚早𥦗當時之譽
言談之者以詞令見稱伏聞高論有
慙蹇訥木賜仰宣尼之崇匈愧環堵
之卑陋鄭咸覯子林之宴容悟心識
之昏怠是知搏搖九万垂天之翼方
昇擊水三千擻海之鱗乃運幸承咳
唾疑滯咸盡𥦗見白屋鴻儒黃衿碩
學扼腕盱衡之士揚眉抵掌之賓並
云儒道釋典三教是壹咸躋於善理
無有三慈悲仁恕殊途而同歸利物
濟時百慮而齊致雖碧雞黃馬之辯
未可分焉離堅合異之詞豈能別矣
每思此說交戟于懷請一詳議希除

宋重

衆惑
先生曰子何言之當乎余嘗欲著論
未達前業因子之請見余之志夫三
教群分九流區別本跡斯異義意逈
殊非唯廣淺相懸抑亦凡聖全隔尋
文似涉參乎究理居然不同自八卦
成象六爻定位披龍圖而紀号觀鳥
跡以裁書立德立言三墳暢三皇之
化垂訓垂範五典旌五帝之善洎乎
姬公制禮作樂隆二南之風雅孔
父修詩述易詮十翼之精微莫不
序尊卑定君臣父子之道次長幼明
夫婦友于之別盡忠貞以奉國崇孝
悌以資家溫恭謙以克己施仁恕以
待物敦信義以申交務廉讓以推行
此之五德立身之義也敷文德以化
俗運武功以寧亂修禋祀以綏神祇崇
宗廟而敬祖考啓畋漁之漸易著網
罟之義導盤遊之源禮標蒐狩之典
截馘斬首効征戰之勞宰犧屠牲邀
薦饗之福貫胷達腋中馳騁之娯天
命剖肌恣賞心之樂刑禮與而斯詐
起符璽著而竊爲生盜國竊器者宮

父弑君爭權趨利者滅宗夷族無遺
悲之大患有惻隱之小仁昧三世之
因果明一生之禍福餘殃宿慶逮乎
子孫積惡修善絕於冥報在生之命
年有延促之限為鬼之質壽無遷變
之期所云好生惡殺者謂性命之重
人畜同之類於己情豈宜傷害故子
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聞其聲不食其
肉者以己之心體彼之命戀生之志
物我皆然故孔丘不昧山梁之雉子
定國之寬刑孫叔敖之陰德霸楚以
昌其後高門以待其封項羽之陷秦
軍白起之坑趙卒身死杜郵之下支
分烏江之上或禍福被於當代或榮
辱流於子孫身造受酬同於見報父
業子傳酬非自己亦有射宣王以復
其怨抗杜回以答其恩中生命胡寃
以馭車劉約從九海而陪乘此論幽
明交接人鬼相讎非罪福之業緣異
報應之輪轉儒佛懸殊此其明矣
夫道之為教儒之異流黃帝述其監
鶴老明嗣其強納究其本也保精養
氣韜光藏暉全生遠害無為寂泊恬

淡清虛少私寡欲此其宗也自後變
溥就澆分鑣各騖派一無之理立三
等之差上則却粒延齡飛仙羽化廣
成皇帝是也次則守雌識剛志知息
智伯陽子休是也下則擯代遺棠崇
捷合飲許由巢父是也推究神仙之
跡事涉憑虛案黃帝本紀帝行房中
之術修導養之法御七十二女服九
一金丹昇鼎湖榮飛龍白日登天群
臣攀戀取衣冠劍履而葬於橋山之
陽參驗此詞咸成烏有夫葬者藏也
先人云亡子孫感戀卜其宅兆修建
墳塋安措魂靈藏秘骸骨庶免曝露
之患皇帝馭青龍以冲天躡紫雲而
遐上高謝万機脫屣四海无來不死
何因須葬且邵伯司牧分陝遺惠在
人尚蔽茀甘棠思德留樹況黃帝登
九五之位處万乘之尊馭龍駕以上
傳故勝寢疾而死若群臣攀慕情切即
合留奉衣冠豈容埋弃帝之遺服以
申誠戀之志仲子未薨來賵左傳以
為非禮黃帝不崩而葬臣下何苦見
誣必葬不虛昇仙是妄進退之理事

宋重

宋重之

跡可知且御女求仙為慾求果更入輪廻之境詎登解脫之場縱令實得神仙終是未離生死何況此術黃帝受之於廣成所修在於一身本非出代之法黃帝之跡如此神仙傳並虛陳已具前論不復繁說也

夫老子為教備乎五千之文莊周演論詳於七篇之旨所明道者但詮陰陽天地和氣四時生育之理故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嚴君平等釋云一者元氣謂混沌未分無狀可見於無狀可見道中生一氣兆氣之清者為天濁者為地此一氣生天地一生二也因天地和而生陰陽及人此二生三也以人稟陰陽陰陽能生品彙動植之類此三生万物也故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明道則陰陽也陰陽不測之謂神明即此陰陽之理非測度可知此神妙也能順此陰陽之理安其所稟涯分守雌柔恬淡寂泊無為絕矯性之聖智齊越分之闚知同徼妙之兩觀泯有無之雙執挫折銳進之心解釋紛撓之志除剛勇

之强梁損聲色之躭深體禍福倚伏
之萌行慈儉謙退之行即得終其壽
考免於身患子孫昌繁祭祀不輟高
違於此則夭命傷生招於敗累息胤
勦絶其後不嗣故云善建不拔善抱
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莊周解牛以全
其生傳火而續其命齊万物以杜健
羨之路隳四支以去形骸之戀述木
鴈用遣愚智滯守之方喻指馬以忘
天地執著之見混變化而夢胡蝶一
夭壽而延殤子太山小於秋毫則巨
細之妄斯顯朝菌長於大椿則脩
促之繫方假此並莊周詮俗情妄執
遂有長短妍醜之實而起人我貪惡
之心利已損物致招患禍此論一生
之內有此顛倒夭齡害命辜累敗身
無未来冥報之義過去業緣之理當
代造善惡之行隨其所行當代受
報與儒書所說大意略同此足明佛
道全別公子曰三教懸殊若此之異
一理之說可同哉是知子休心齋
以忘身非是為他祈福宣尼絜齋以
變食豈關藉因求果設道供以邀冥

資之助造天尊以希濟拔之功者何
虛費哉何虛費哉而今而後應幾免
矣然章醮之法符禁之術比見行者
時有効驗此事如何更請詳議
先生曰子之此問誠有理焉且章醮
者祭祀之流祈禱之事有来自久非
唯道陵之法黄帝太公時行此術醮
者祭之别名禮典先著其義道陵因
而修之行其法者謂之祭酒此是俗
中術人之技道士竊其法以求資養
本非道教之宗此乃涉於鬼道神祇
之理俗諦妄情不無其事與夫邪巫
陰陽卜筮郊祀尸祝之類也行此法
者自是太常所司不合隸屬司賓寺
管僧尼所以屬司賓寺者為佛法從
西國来同諸外客之例道士元非是
客自然不合屬司賓寺管又行章醮
祭祀之法即是司禮寺事但以寺觀
相對因此遂屬司賓以實而論之祇合
郊社所管又符者鬼籙行之於鬼神之
道所以有驗亦焉足怪焉
公子渙焉疑釋欣然而作拜首而謝
曰僕習業甘辛居鮑忘臭沉淪弱喪

積有歲年今屬頹光西邁之晨方悟
非狂東走之弊朝聞夕死有慰深心
謹承令矣請遵斯旨書紳自誡傳諸
將來使夫倒蹤之徒革心於昏昧之
俗弘通之士懸解於真如之理遂筆
削為論貽諸後代

甄正論卷下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